

《般若》

第五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或者再「辨」的，在說明他這個能觀的智，那個人的智，這個智的本質是甚麼？好了，現在就標能觀(的)人，就這句了。能作般若觀的人，就指這個觀自在菩薩。我們現在叫做觀音菩薩，是嗎？觀自在。

你們念大悲咒，那位叫觀自在。「娑盧羯帝，爍鉢囉耶，菩提薩埵婆耶。摩訶薩埵婆耶」這個觀自在菩薩，就是這個大悲咒，「南無阿唎耶」這句起，「南無」即是皈依。「阿唎耶」，*arya*，聖人的聖。聖甚麼？聖觀自在菩薩，聖甚麼？「娑盧羯帝，爍鉢囉耶」*valokite śvarāya*。*valokite* 就是觀，娑盧羯帝是觀。爍鉢囉耶 *śvarāya*，自在。菩提薩埵婆耶。*bodhi sattvāya*。菩提，即是菩薩，*bodhi sattvāya* 是菩薩。摩訶薩埵婆耶。*mahā sattvāya*。「摩訶薩」……你念大悲咒就會怎樣？第二句就甚麼？皈依聖觀自在菩薩，摩訶薩埵，是這樣的，是嗎？

所以現在的人念大悲咒，整篇那麼長的來到念，不用的。那些叫做大咒，全篇那麼長的那些叫大咒，學密宗的人不用這樣念，大咒多則七篇，再多些，不過二十一篇，小則念三篇。現在日本新近流行，認為這個工商業社會，無那麼多時間來到念咒，所以就念三篇大咒的，念完三篇大咒之後，就念心咒。

最重要就是念這個心咒，大悲咒那麼長，心咒哪幾句？尾那句，*om sidhyantu mantra padaya svaha*(唵 悉殿都 漫多囉 跋陀耶 娑婆訶)，這個便是心咒了。照理念幾篇那些整篇以後，這段最主要，*om sidhyantu mantra padaya (svaha)*一句，那就當一篇了，是嗎？如果西藏人念 *om sidhyantu mantra padaya svaha*，因為西藏短的大悲咒，好似有一篇短大悲咒無這句。西藏人就怎樣？凡觀音的咒，通通用六字大明咒來替代。即是說你念大悲咒，你念七遍或三遍之後，結了印來念七遍或三遍之後，就一句六字大明咒，就當一篇大悲咒了。

如果你用梵文去念，就是 om mani padme hūṃ，就這樣，一句當一篇了。如果你用西藏文念，om ma ni pe me hung 變了這樣。我念，經常都念，我日日都念的，我就是 om ma ni pe me hung 這樣就算一句了，那些西藏喇嘛都是這樣的念一句心咒便可，因為其餘那些大咒裏面，就是皈依甚麼、皈依甚麼，你何須皈依那麼冗贅呢？你皈依三次就已經夠了，是嗎？所以現在日本的那些阿闍黎，很多就念三次，這樣就對的。中國人就念長到極，楞嚴咒那麼長，那些怎樣念？一句心咒就當一篇了，全篇大咒，三篇或七篇就夠了。

這樣就很容易，好了，看回這裏。這個能觀的人就是觀自在菩薩。第二了，辨所觀的智，甲二了，是嗎？不是，乙二是嗎？是不是乙二？是的，我寫了，又抹了。能觀的智，體了，那個體即本質，能觀的智是甚麼來的？這樣，自己寫下去就可以了，經(文)，我打一個框的就叫做經了。這句看，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這句(是)經(文)了。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。

「觀自在菩薩」這句，你不要 Coma，這個是 Subject 來的。是嗎？「行深」這個就是 Verb，是嗎？「般若波羅蜜多」這個 object，是嗎？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整句「砌」(湊)起加一個「時」字，即是英文加一個 When，是嗎？就變了這句是甚麼？Adverb Clause，不是 Main Clause 來的，這句，「觀自在菩薩」，那個觀自在菩薩，修行這個很深的般若波羅蜜多。很深的智慧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你不要解到它很深的。就這樣就好了。太深就變了甚麼？望文生厭，你亦無好處，別人聽的亦無好處。他們瞭解就足夠了。所以我說你照著經導讀，希望你就……有人聽你講，你就講；人們不懂的，你可以解釋給他聽。

這個是法布施，諸布施中，法施最盛最好。即是，不是，原來這邊看，無錯。乙二，我寫錯了。乙一，就標能觀的人，是嗎？乙二，就辨觀智的體，能觀智的體，好了，不要了。這處將它來分三吧，照它的一樣，不要改它。不要了，照去吧！這處再分二，分二就變了丙一、丙二。這處是丙一，丙一就明這個智的體。明智體，看不看

到？智慧的智，明智體。丙一，明智的體。

有體就必有用了，丙一明智體，這個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就是明智體。然後，丙二了。明智的用了，有體必定有用，在佛家來講。佛家認為有體必有用，有用就必有體，無無體之用，亦無無用之體，記住。那麼用了，用就分二，丁一、丁二。丁一，自利的用。自利的用，用有自利的用、利他的用。自利的用，就是丁了。

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Coma，照……它有自利的用，自利的用是甚麼？他修正觀的時候，現量的智慧出現，照見甚麼？劉殿爵將 Edward Conze 的版本翻譯作甚麼？居高臨下地見到，照。好似一個日光照下來，他翻譯作居高臨下地見到，現在你看一下劉殿爵翻譯那個，有沒有看過，在明報發表過，他翻譯 Edward Conze。如果你讀他的，找 Edward Conze 來到讀。其實照即是觀照，現量觀照，不是靠推推度度的，照見。照見到甚麼？

我們的生命。佛家認為我們的生命，就是五堆東西造成的，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，這五蘊。蘊者一堆，五堆東西，即是五堆零件匯合，而組成我們的有生命的個體。我們有生命的個體，不外那五堆東西。而五堆東西所組成我們的生命體，本來就無自己實質的，因為離開那五堆東西就無我的。如果假使那個我是實有的，應該不用靠那五堆東西，但是，離開那五堆東西，我的生命就無實質的。然則，我的生命者不過是那五堆東西。如果我們在那五堆東西之上，執著有一個獨特的、永恆不變的我，你就是傻的。

以無為有，這種叫做增益執。無那樣，你增加那樣，增加之後，你就執著說它是實有，增益執。無那樣，你硬行要「生安白造」(無中生有)安一件東西出來，安了之後就說這件東西有了，真正的東西了。這種叫做增益執。反過來，明明有的東西，你偏偏說它無，就叫做甚麼？明明有的，你就說它無。現在學佛的人，增益執的人少些，減損執更多。有為法、無為法，那是幻有的法，有為法是幻有的，無的，一切皆

空。

不講。無為法，真如無為，我們的真如自性，不是無的，我們就要偏偏把它都空。這些叫做損減執，減損執。增益執又叫做甚麼？執有，是嗎？減損執，執空。執有固然是不妥，執空一樣「弊」(不好)，執空更「弊」(不好)，是嗎？舊時，我有一位朋友叫做曾壁山，不知幾辛苦，投放了幾十年辦一間香海蓮社，整輩子在念佛。有一位老居士，後來出了家，這位老居士現在還未死。

現在出了家好一些，舊時未出家那時候，他就最不相信淨土的，整天講禪宗，不相信淨土。曾壁山和馮公夏，我亦在，那班人開會那時候講的，我們要怎樣弘揚一下淨土，讓多些人念佛，這樣之類。你猜那位老居士怎樣？再這樣你落地獄了。他之後說甚麼？哪裏有極樂世界？你拿著《六祖壇經》來駁她。自性是阿彌陀佛，慈悲即是觀音，哪裏另外有觀自在的？你的慈悲心就是觀自在，喜捨就名為勢至。你能夠有隨喜心、有大捨心，你就是大勢至。

並無一個極樂世界在這裏，無一個大勢至菩薩坐在這的。所以，搞到那個曾壁山，你認識的這個法師，你們(是)很好朋友，那時候，搞到幾乎曾壁山(與他)翻面，這樣之類。很多人是這樣的，照見五……不止我們的生命個體是五蘊造成，我們的生命個體固然是空了。記住，空字，現在就講般若了。要看雙範疇來看的那個空，是嗎？一方面，是無自性，我的生命是無自性。是嗎？無自性的，但是生命無自性而已。

以前生的業力為緣，我們怎樣？我們就會出娘胎，做一輩子人的，是幻有了。緣生幻有，一方面，真空無自性；另一個範疇，就緣生幻有。那個空兼兩面的，切不可用一面來看空。如果一定要用，一定要用白話來到講，我們應該怎樣？我們告訴人們，這個空字當作形容詞用，即是不實在的，無實在的自體，無實自體的。葉亞月便是這樣翻譯的，無實自體的，翻譯得正確的。不止我們的生命體是無實在的自體，連

到組織成我們生命體那五蘊，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，這五個蘊都無實質自體的。五蘊皆空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

這個自利的用，他能夠照見五蘊皆空。他自己就自自然然，好好地修行，入涅槃都可以了，是嗎？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這個是自利的用。跟著，就是利他的用了，我不寫那個經字了。自利是丁一，這處是丁二。經(文)：「度一切苦厄」。能度，令到一切眾生度過苦厄。利他的用，或者你不分自利利他。直接便「照……」，你合在一句寫都可以。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合成一句便可以了。明白嗎？

以上就說明了甚麼？能觀智讀完了。是嗎？丙一、丙二，讀完了。那麼乙一、乙二，讀了。合起即是甲一讀完了。能觀智讀完了。是嗎？那麼應該是甲二了，所觀的對象了。境是境界，對象了。所觀的對象，又分二。乙一、乙二。乙一，辨空性了。若字，佛經裏面，時時用的，若字是甚麼？若字當依字解釋，英文的 according to，等於若字，若字等於英文的 according to。

依據這四句，來到說明空性，為何要加一個性字？原本單是空字，有幾個解釋。第一個可以當 adjective 用，當形容詞，不實在的。無實體自體的解釋。第二可以當 noun(名詞)用，空的那種狀態，叫做空的狀態。與及甚麼？用空的智慧，所揭露出來的宇宙的實體，當 noun 用的就是這樣。如果你當 verb 用，當動詞又怎麼？掃除它，空了它，明白嗎？。一個空字，可以當 adjective，又可以當 noun 用，又可以用 verb，你怎樣搞？

看你的 IQ(Intelligenzquotient)怎樣？看上下文，這句應該是形容詞、抑或動詞、抑或當名詞，這些是無得教的。這些靠你的悟性了，是嗎？現在五蘊皆空，這個是形容詞，五蘊都是不實在的。現在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這個空，名詞，空的狀態，或者用空的智慧，所揭露出來那個我們生命的本質。明不明白？宇宙的本質和生命的本質，空的。這個 reality，空性。空性即是真如，當 noun 用。空的狀態，

或者當真如解釋，或當 noun 用，當名詞用。

如果你好似虛雲和尚最歡喜這樣說，「把它空了、把它空了」，即是甚麼？不要留它，空了它，撥走它。如果這樣用，就是甚麼？Verb 來了，是嗎？現在若四句以辨空性，依據那四句，哪四句？「色不異空」，一句。「空不異色」，第二句。「色即是空」，第三句。「空即是色」，第四句。依這四個範疇，依這四句來到說明這個空性，說明這個甚麼？空的狀態或者真如法性，來說明這個真如法性，來說明這個真如的狀態。這樣，又分二，丙一、丙二，可不可以？

這樣(站)出來講給人們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有時候這樣講就是可以的。逼著你做功夫，逼上梁山，你就要做事了。平時你不肯做的，逼著你要見人的，不做就不可以了。丙一，這個「化」即是教化，「標」字即是舉也。舉出一個受觀自在菩薩教化的那個人，他教誰人？教舍利子，這個受化人。就是丁了。「舍利子」，叫他一聲，「標」出受化人。然後，丙二了。

正正式式說明，辨即是說明那樣解釋，空性了，把空的狀態或者這個空的真如法性講給他聽，正式講這個空性了，正辨空性。正辨空性又分二，丁一、丁二。丁一，五蘊那麼多，他先講色蘊，用色蘊來到解釋那四句了。色蘊是甚麼？有些未曾讀過佛經的，你就要知道了，色蘊者那個色字，有兩種解法，第一，當物質現象解釋，Material 當這個解釋。第二，當顏色解釋，color。色蘊就當整個物質現象解釋。用色蘊來到說明這四句，色蘊裏面包括甚麼？

佛經裏面，包括內就五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。內有五根，即是五種神經。外就是五境，五塵，顏色，這個色就當顏色解釋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五境，那麼十種了。五根加五境，一內加一外，還有一種，叫做法處色。法處色又怎樣？看不到的顏色，看不到的物質，哪些？原子、電子、質子哪些看不到的，但是它是物質性的東西，叫做法處色，佛法的法。十二處中，它屬法處的。

這樣，總之十一種，色蘊。既然所謂色蘊不外十一種事物，然則所謂色蘊兩個字是甚麼來的？是一個空洞的概念，並無實質的。有，實質是甚麼？實質就是那十一種事物。但你將每一種來到分，譬如顏色，顏色亦無實質的。一層一層分下去都無實質的。一層層分下去都是空的。所以，整個物質現象都是不實在的，聽不聽得明？色，好了。用色蘊來到說明這四句了。

那麼，色蘊來到證明那四句了。丁了。用色蘊來到套在那四個範疇裏，「色不異空」，異字是怎樣解釋？記住、記住，不要解釋錯，離也，離異。色蘊不離開那個空的狀態而存在，色蘊不離開那個空性真如而存在的。色是那麼簡單的，不知道外面的那些人解釋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解釋到，經常都解釋，解釋完之後，人們都不明白的，氣死人。

異者離也，很容易。色蘊即物質現象，物質現象不離開那個空的狀態而存在，或者你解釋這個物質現象不離開空性這個真如體而存在。是嗎？簡單嗎？「色不異空」，照理，既然只是「色不異空」，「空可以異色嗎？」擔心有些蠢人會這樣的，再多說一句，「空亦不異色」，倒過來看。很簡單，所謂空性，並不是離開物質現象而獨立存在的，「空不異色」，好了，其實解釋了。

是嗎？後面那兩句是多餘的。是嗎？多餘還多餘，有人可以問的。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色就不離開空而存在，空就不離開色而存在。好了，現在我要問你，不離有兩種不離，一種是甚麼？譬如他們兩夫婦很好的，出入都一雙一對，公不離婆的，就是不離了，是嗎？但是公還公，婆還婆，你不能講公即是婆。不離而已，又為何？因為公肚痛，那個婆不痛的。那麼顯然各有一體，是嗎？

一種不離，是嗎？不過是好的不離而已。第二種不離是怎樣？你隻金戒指不離開金，是嗎？離開金，無金戒指。離開金戒指，亦無這個金戒指的金，是嗎？這樣的，

這種又是一種不離。前一種不離，公不離婆的那種不離叫做甚麼？相異，不要用相異，用這個好些。不相即不離，不是即是一個的，這種公不離婆。不相即不離，不是即是。第二種，金戒指的金和金戒指就怎樣？相即不離，他恐怕人們誤會，以為相異的不離「色即是空」，他再補充一句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就是這麼簡單而已。我見到有一位講《心經》的，某居士講《心經》，講了整個星期都講不來那四句。

講到不知多詳細，引經據典，旁徵博引，講了整個星期，結果聽完，問那些人明不明白？不明白。不明白之後，還有在漢文中學教書的，那個叫做區大元，有很多早期漢文中學的畢業生，漢(文)師(範)是他學生來的。區大元是南海的，我是順德的，大家是鄰近鄉里。相識的，我又去聽，區大元又去聽。誰人帶他去聽呢？舊時佛教會那個副會長叫做陳甚麼？陳靜濤帶他去聽，陳靜濤是南海人，和區大元是鄉里，見到他漢文(中學教師)，他以為他很聰明。那麼拉他去聽佛經，怎知道他聽了幾天，陳靜濤和我在那處問他，你覺得他怎樣呢？

聽了他那麼久，「蒙頭蓋面」？你猜他答甚麼？他用他那些鄉下話來回答，蒙頭蓋面是甚麼？蒙頭蓋面。聽完一星期後所得結果是蒙頭蓋面，被東西蓋著頭，看不到東西，好似蓋著面一樣。都不知道外面做甚麼。蒙頭蓋面。你說這個死不死(差不多)？講了一個星期經給人們聽，結果就是得這四字，真係四句……因為講四句就得到四字。明白嗎？色……你們講給別人聽，五分鐘就講完了，如果那個是稍為聰明些的人，何須講整個禮拜呢？

你一明白之後，你拿圓測法師(疏)來到看，那你怎樣看？凡是看那些注疏，你知道嗎？古人的書裏面，記住有沙亦有金，你不以為全部都是金，(有)沙你就飛了(撇除)它，(有)金你就要保存它，那麼你就有用了。那你讀圓測法師那套之後，覺得有哪一句不需要，你講的時候，根本無甚麼用的，劃了它，是嗎？劃了它，我就是這樣了，我對古人，我就很尊重的，不敢隨便動它的，我就不敢的。

但是我普通就怎樣？我普通就用一枝紅筆或者甚麼？括弧，從頭到這裏不要的，括弧了它，就在旁邊，我普通就寫一個略字。略了它，不要它。要尊重它，不要動它，動它就很不恭敬的，是嗎？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色蘊來到講就是這樣。丁二了，類推了，色蘊有這四句，其餘的想蘊、受蘊、行蘊、識蘊，一樣是有四句。所以，推了。推，類推，如此類推，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，亦復如是。即是甚麼？亦復即也是一樣，是嗎？受蘊，大家懂得了。

這個最原始的分類，釋迦牟尼佛在《阿含經》裏面，將我們的生命體分析成五堆東西，五堆零件，叫做五蘊。蘊者一堆一堆那麼解釋作蘊。第一種，色蘊，物質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，我們是一堆細胞來的，色蘊了。第二種是甚麼？第一種色蘊就是物質現象。其餘那四種，就是精神現象。他把精神現象都分作四堆，第二堆是受蘊，苦、樂，不苦不樂的感受。即是如果你用英文，在心理學上叫做 feeling, f-e-e-l-i-n-g, 感受，苦樂的感受。苦、樂，不苦不樂等的感受。

想蘊，想蘊有很多解錯。梁啟超那麼聰明的人，他就解錯，《佛學十八篇》裏面，有一個甚麼？《五蘊大意》，是否《五蘊大意》專是講五蘊的？他解釋受蘊，受蘊就是記憶，解錯。念心所就是記憶。受，不是，他解釋甚麼？想蘊是記憶，解錯了。想蘊不是記憶，想蘊就包括甚麼？想蘊嚴格來講，叫做取像作用，取像，那種取像的作用。怎樣取像作用。當我在街上，一碰就碰到一個出家人的時候，碰到他的時候我的心會怎樣呢？這個是出家人，為甚麼我知道他是出家人？

第一步，我一定要怎樣？把那個出家人的形象、樣貌，取入來在我那個眼識裏面，看到有一個出家人的樣子，是嗎？如果我不將他的樣子取了，根本外面有甚麼人，我就不知道，是嗎？取像，這種取像就叫做甚麼？把那個印象印入來，取像。取像作用就包括甚麼？包括印象，是嗎？印象作用，impression, 把外面的影子反映入來，構成一個 image, 構成一個影子。淺則這樣，前五識的想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的想，就這五種，就這個甚麼？即是印象作用而已。

但是第六意識就不止印象作用了，第六意識是甚麼？就是構成概念，conception，把那些……譬如我看見一個人，我的眼識看見一個出家人的樣子，將他的樣子反映入我那個意識裏面。我的意識同時一齊出現的，亦見到那個出家人的樣子。那麼，於是，我的眼識就是做完了，它看到那個出家人，它就工作完畢了，不再做了。

第二，跟著就到意識做了，意識就會怎樣？比較，這個人寬袍大袖，又穿旗領袍，又剃光了頭，跟這些普通人有頭髮，又穿西裝的，是不同，是嗎？經過一種比較作用。跟著比較完之後，跟著怎樣？記憶，是嗎？記憶，我從前好似見過這類的人，當我見到這些人的時候，有人告訴我，這位就叫做出家人。出家人的形象就是這樣的……

然後判斷這個確是出家人，不是世俗裏的人，那麼第一判斷就構成這個甚麼？這個是出家人的概念，構成 concept。構成一個 concept。這種構成 concept 的作用，英文叫做 conception，那種動作、那種作用。所謂想蘊，如果在前五識，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這五識，就只是印象作用而已。但在第六意識，除了印象作用，還會構成概念作用。這種合起成，就叫做取像。取像就是想了。

我們人生的精神現象裏面，經常都不離那個想蘊，還有，無想蘊就不能夠講話的、無語言。為甚麼人類會有語言？為甚麼一隻烏龜無語言？我們人類的想蘊發達，可以構成很多概念。為甚麼烏龜不能構成概念？烏龜只有印象而已。是嗎？牠的意識很蠢的，烏龜不會構成概念，只會有印象。人就不是了，那個意識把那些印象印入來之後，它整理過，把現在所印入的印象和過去印象，經過聯想、經過比較作用之後，構成一個概念。這個是出家人。這個是大總統。那個是叫做佛。

那麼一構成概念，就可以講話了。無概念，怎樣講呢？我們那些 language，講

出來就是甚麼？概念來的而已。未講的時候，叫做概念，是嗎？講出來就叫做 language。未講出來的時候，叫做 concept，講出來的就是 language。譬如此話這樣，這是出家人，這是一個概念了。這，不是那，這，一個概念了。是，不會不是，是，第二個概念。第三個，出家人，一個概念。三個概念連結上來，依一定的規矩來的，依著語言的習慣來連結上來，三個概念連結出來。

一句 sentence，在腦海裏面，一句 sentence，就叫做甚麼？一個思想。講出來叫做甚麼？一句句子。是嗎？所謂句子者，它的內容就是概念的排列。概念又是怎樣來的？想蘊的功夫，是嗎？所以想蘊的作用會產生語言的。所以佛就特別重視它了，就講想蘊了。受蘊亦是了。受蘊就是苦樂之感了，人生不離苦樂。如果苦樂都無的，這個人生還是人生嗎？……

那個行字，遷移流動的意思，叫做行。因為行蘊裏面，所包括的那些東西，都是遷流不定的東西，所以叫做行蘊，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行者業，行就讀「行」，所以業。無明為緣，就產生行，是嗎？這個行是業。行為緣，而產生識。識為緣，而產生名色，這個行就當業解釋。行蘊不止只是業，包括很多東西的，原來在原始佛教裏面，行蘊主要就是指那些業，業的本質是甚麼來的？業，behavior，或者 action，業的本質是甚麼來的？

那個形狀就是 action，是嗎？那它表現出來就成為行為，Behavior。它的本質是甚麼來的？記住，業的本質，就那些心所中，那個思心所來的。思，佛家叫做思或者叫做思維，但是這個思不是當作思維解釋，不是當作現在所謂思想那樣解釋。記住，佛家的思字，當作意志解釋，即是英文的 will。名詞，will，意字。業的本質就是我們的思心所，而且是甚麼？業的本質尤其是第六意識裏面的思心所最重要。我們發動一種行為，真正的行為一定由我們的意識指揮，我們的意識來指揮我們造作的那種作用，叫做思。

思，業的本質就是思。最初在原始佛教裏面，那個行蘊主要指那個思心所，因為為何？心所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受心所、一個想心所、一個思心所。因為無受心所，你怎樣受果報呢？所以受心所最重要。第二個，想心所，如果無想心所，我不能怎樣？說法、聽法，不能夠做自利利他的事。第三，如果無那個思心所，不能作業，所以這三個心所，受想思心所特別重要。

行蘊在原始佛教裏面，主要就指思心所。但是，後來，由原始佛教一直到部派佛教，一直到甚麼？大乘佛教，一直發展下去，對於那些心所的分析更加微細了。還有很多事，五蘊裏面，其他事不能包括得到，於是將這些放在哪裏？放在色蘊又不可以，它們又不是物質現象。放在受蘊，它們又不是苦樂。放在想蘊，它們又不會發生概念。那麼怎樣？放在識蘊，它們又不是六個識、八個識。那麼怎樣？全部將它們放在行蘊裏面。那麼，於是行蘊的內容就豐富到極。豐富到超過它所應該包括的東西，擠滿了。於是，它本來的(意思)，行字遷流行動這樣解釋，行會走的。

後來，引伸就當作業那樣解釋。由於業的解釋，業的本質就是思，就是思心所，再將它來一直擴大，擴大到怎樣？成為……這個行蘊就包括兩種了。行蘊包括……行字在這處包括兩種，豐富了，行蘊裏面，包括……部派佛教的時候，已經很大了。包括兩種東西，這個心的就指那六個識，小乘人就指那六個識，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；大乘人就指八個識。八個識或六個識叫做心，來到中國，那個心字就講到……意義又擴大了。

在印度，這個心就指那六個識或八個識而已。來到中國，又怎樣？引用《楞伽經》而已，一心，就搞出一個真常心。那麼，如來藏，又加一個心字下去，就如來藏心了。於是，它就很繁複。所以，這些是入中國之後，心字就特別豐富。在印度，這個心指識，唯識宗(說)人人有八個識，即係說人人有八個心。小乘人(說)人人有六個識，人人有六個心，這麼樸素、這麼簡單的。好了，那麼心相應，和你那個識相應，相呼應，一齊起的。就是心所，是嗎？與那六個識相應一齊起，便是心所，是嗎？

觸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這些。所以，那些心所，全部(是)貪、瞋、癡，這個慢、疑、信、慚、愧、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所有這些心所通通都堆在行蘊那裏。即是行蘊，與心相應的行蘊，就不止一個思了，是嗎？除了思之外，還有甚麼？觸、作、意，受無了，受是另外一蘊，想是另外一蘊。觸、作、意、思它自己本身那個，欲、勝解、念、定、慧，那五個別境心所。

善心所，信、慚、愧、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、精進、輕安，不放逸、行捨、不害等等，全部應有盡有，「一腳踢」(全部包括)，走入心相應行蘊那裏。這麼就豐富了。那麼即是心所，但是你說它等於心所又不可以，為何？因為它剔除了那個受蘊、想蘊出來。你只可以說甚麼？甚麼叫做心相應行蘊？你說答：心相應行蘊者，就是除了受、想兩個心所之外，其餘那些心所，那就正確了。聽不聽得明白？心相應行蘊。那麼就包括甚麼？四十幾個了。你自己查一下了，我不講。心不相應行蘊是甚麼？很多解釋錯的，我記得牟宗三初來到香港的時候，搞不來心相應不相應行蘊，走去問唐君毅。唐君毅就好似教小孩子那樣解釋給他聽。

為甚麼？難道他不能幹嗎？不是不能幹，他的本事不在這範疇，他的(本事)在別處。甚麼叫心不相應行蘊？心不相應行蘊就是那些叫做分位假法。所以你查佛學辭典有些難了，你查心不相應行蘊。它說心不相應行蘊者，(是)分位假法來。你就會(覺得)還深過……你未瞭解甚麼叫做分位假法。怎樣叫做分位？分者，部分。從空間講，就是部分。從時間講，位，分者部分，那個位當作甚麼解釋？階段。事情的發展，會有一個個階段，合起來就叫做分位。

你查《佛學大辭典》，丁福保就根據日本人，織田德能的解釋。分位者，分者就是時分，位者就方位，他就是這樣解釋。你就真是蒙頭蓋面。分方位，凡是一件事物，一直發展，會在每一個時候不同。時分。方位，東南西北各面，東面不等於西邊，南面就不等於北邊，這樣的。雖然不等於，但是都是一件事物的東南西北。時分

方位，加起來就叫做方位。明不明白？很清楚吧？我看都不是很清楚，不如將它們來整理過。分位者就是甚麼？英文叫做 occasion，最簡單了。甚麼？即是特殊的情況。或者這樣，英文又可以叫做 case，c-a-s-e。某一個 case，是嗎？分位。凡是分位都是假的。為何分位是假的？很簡單而已，譬如我說那棵玫瑰花開了，開是甚麼來的？不是，那棵玫瑰花種子現在生了。你找一棵玫瑰花種。

你說如果那棵玫瑰花生長了，萌芽出來了。這個是甚麼？生了是否(指)世界上有一件東西叫「生」？無的。所謂生者，指那棵玫瑰花萌芽出來，還未死的狀態，是嗎？那棵玫瑰花未死的那種狀態，就叫做生。譬如我說那位老人家死了。是否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「死」？不是。那位老人家斷氣，整個人變死屍的那種情況、那種特殊的情況就叫做甚麼？叫做死，是嗎？不只老人家是這樣？人人死的狀況都叫做死，是嗎？無一個實質的。不過是一種 occasion 來的。

凡是 occasion 都是依據一種實的東西而存在。即是死離開了那位老人家，不存在的。那個生離開了那棵玫瑰花，不存在的。那種叫做分位假法，聽不聽得明白？聽得明白吧？不明的話，我都要講到你明白。明白吧？聽不聽得明白？即是甚麼？那種特殊的 case，特殊的 occasion。特殊的分位假法。這種分位假法就不是等於心所，心所就跟他相應，跟那個識相應起的。那些分位假法不是那些心所(一樣)跟那些識一齊起的。

所以叫做心不相應行，與那個識不相應的。與心不相應的行，講到這處，心所我們知道了。心不相應的行，有哪些？普通的就分做小乘人，或者大乘唯識宗分做二十四種。不過我們可以講五、六種，讓你們明瞭。例如，舉例，例如甚麼？剛才講了生，是嗎？生是心不相應的行。老是不是？生是分位假法，老都是分位假法，occasion 來的。那個人都不死，還住世，這個住，是嗎？那是否假法？他死了，死叫做無常，無常是甚麼？無常便是分位假法。

是嗎？明白了嗎？那架地下鐵車行得非常之急速，speed，叫做速率很快，那種是叫做甚麼？佛家的速，英文叫 speed，叫做世速。不是，佛經的世速，就是 speed，速度。譬如你說速度，那個炮彈很速，離開炮彈之外，就無所謂甚麼叫做速。所以速，速與不速這個是甚麼？分位假法。世速，同，你說同是否分位假法？他跟他所穿的衣服的形狀都是同，所謂同者，離開那兩個人的衣服，並無所謂叫做同。

異，他跟她不同，他是男、她是女不同。異者離開了那兩個人，就無所謂叫做異。還有，譬如我說因果流轉，生命輪迴，因果流轉，因果流轉並不是世界上的一件東西，叫做因果流轉。即是人生的一段一段這樣下去，叫做因果流轉。還有，數，你留意了。數學上的數，那個 number，是甚麼來的？佛經是甚麼？Number，是心不相應行法。譬如你說，為甚麼它是？譬如你說有五個蘋果，五這樣。

即是五是否有一個東西叫做五？不是，離開五個蘋果、或者離開五隻豬、或者五個人，根本無了五的存在。是嗎？所以五這個數，是心不相應行法。那麼簡單的數是心不相應行法。數學上的公式， $(a+b)^2=2ab+a^2+b^2$ (當時誤記)等等公式是甚麼來的？都是數。心不相應行法。一個人坐火箭去月球，去旅行，要經過很多甚麼？替你造火箭的時候，都要根據很多方程式的。

那些方程式是甚麼？心不相應行法。牛頓，Newton 那三條定律是甚麼？心不相應行法。明白嗎？所以你不要以為心不相應行法對這些無用的。不是的，這些最有用的，是嗎？你問公司賺錢和虧本，那一個借方、貸方、T字帳、資產負債表，那個是甚麼？整個表就是一堆心不相應行法。你說幾有用，那些心不相應行法。

所以你不要看小它，還有，為甚麼我那麼語重心長。你們會執著數是實有，凡心不相應行法都是一種假有，都是一個 occasion 來的。還有，數是假的，那麼時間是否真的？佛家講時間是心不相應行法，是假的。為何？那些物質現象由……譬如這個地球是物質現象來的，由古到今已經幾十萬年，一直延續，並無壞了、並無斷了，在

這個綿綿不斷的狀態之上，我們假立名目，說它有幾多千年的時間了、幾多億年的時間了。所謂幾多億年，離開了……地球幾億年，離開這個地球並無實質的。

聽不聽得明？時間是假的。與 Newton 他不同，Newton(對時間)的看法，時間好似一條河流那樣，堯舜禹湯文武都在那一段時間，好似一條魚在那段時間裏面。跟著孫中山、蔣介石、毛澤東都是在最尾段時間上，游游浮浮。將來就到你們在那處游浮，時間就好似一條長的流水。我們歷史上的人，就在這處游來游去那樣。那即是說甚麼？照 Newton(對時間)的看法，時間是實有，是嗎？佛教說不是，時間無實質的，是一種 Occasion 來的而已。

現在那些辯證法唯物論都認為時間不是實有。物質，辯證法唯物論解釋時間，說所謂時間是物質那種延綿性。物質有一種綿延性，就這種綿延性之上，假立它的名稱。假立一個概念，叫做時間。時間是無了，是心不相應行法。空間有無？無的。空間是甚麼？物質那種擴張性，物質擴張那麼大，就這樣大，便假立一個大凡空間，就是空間。

於是，Newton(想法)不同，Newton 認為這個時間是絕對，空間都是絕對，Absolute 的。既然時間是絕對，即是說這個宇宙，茫茫太空是一個大罌，是嗎？地球不過在罌裏面的小點，那個罌是絕對的。東面確是這處，西面確是那處，絕對的。絕對空間、絕對時間。現在，自從愛因斯坦就說時間無絕對的，空間無絕對的，為何？因為我們中國人都知道，你們有沒有讀過那個甚麼……我小孩(時)寫字，我寫字，都不知寫了幾多，被先生罰寫都罰寫很多，「王子去求仙」，是嗎？有無寫過？《紅字格》。「王子去求仙，丹成上九天。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」是嗎？山中只是七日而已，回到來世上已經是千年了。

即是說我們中國人，我們的祖先已經體驗到時間是相對的。不是絕對的。佛家亦懂，知道時間無絕對，為何？譬如你死了，你生忉利天。忉利天一日，莫約等於我們

不知幾多年，不記得了。算它是一百五十年。即是你生忉利天，你的中有活動七日，才去忉利天，才化身。那七日是多少？七一如七，七五三百五，九百零五年(口誤，應是：一千零五十年)。你的七日，等於我們九百零五年(口誤，應是：一千零五十年)。是嗎？你的七日，你生忉利天便七日。你生忉利天，你的中有就似忉利天的人的樣子。

時間、空間都是一樣。如果你生忉利天，你的中有走來這裏，這個大廈不能容納你。你的腳一踏下來，都載不下你那麼大。你是天道中有，你不是地獄的中有。天道是那麼大的，是嗎？四大天王那對腳高過我們的扯旗山(太平山)，那對腳高過我們的扯旗山。那麼天的中有一定好大。這間大廈怎樣負載到你的腳？相對，時間是相對。

羅素有一句，寫了一本書，是嗎？叫做甚麼？《相對論 ABC》，你們有沒有買來看過？我看過這本，羅素的，那些通俗相對論，他說時間是相對的，如果我們的地球不斷這樣運動，我們地球運動的速度，運動一點鐘就是一點鐘，如果假定有另一個行星，是在另外一個星雲那處，它運動的速度快過我們四千倍的。那麼這個怎樣？在這個的速度裏面，時間又如何？(另一個行星)的他們一日，莫約等於我們一百幾十年。

他舉了一個例，譬如有一個人，新鮮買了一枝槍，一枝鋼的槍，很美的、新的，打獵用的，那他放好在這處。就有一個機會，(他)坐火箭，去了另一個星雲。另外星雲運動的速度比我們快四千倍、幾多千倍的時候，他去住了幾日，住了幾日他就思家了，他就回來地球了。他的兒子、孫子都在地球，因為他掛念那些兒孫，所以回去了。他就坐火箭回來地球。怎知道，回到來地球，就應該是這樣，怎樣？已經無人認識他，他要查族譜，然後查他的家人，查到人之後，原來在這處，他的曾孫都已經下葬了。他去只是幾日，於是，他記得臨走的時候，安放好那枝獵槍在櫃裏，放了很久、很久，在櫃子裏。他去找，找到了，但是結果那枝槍已經腐爛了，鋼鐵的槍已經腐爛了。就應該如此，為何？

因為時間是相對的。它運動的速度那麼急，它的一點鐘就跟我們這個地球，所住的星雲的運動慢的，它是(比較)高，還要高很多倍。所以時間不是一定的。空間亦不是一定的，我們地球的運動那麼大，我們的地球就是這麼大，如果運動速度增加了一千倍的，我們的地球會怎樣？好似一個蘋果，好似 California 那些大蘋果那麼大，即是說我們的人會好似細過芝麻的。即是這樣講，空間都無，都不是絕對，假。時間、空間都是怎樣？都是分位假法。時、空都是分位假法。

那麼這些都是分位假法，那麼這些心相應行和心不相應行，兩者加起來，叫做行蘊。這些是甚麼？佛在世，無分得那麼多的。在佛去世之後，漸漸發展，增加一些，漸漸發展，增加一些，到了佛滅後三百年後，三百年、四百年，發展到心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種，心相應行法有四十幾種，明白嗎？就是這樣。順便講起它這個，甚麼？想蘊、行蘊。行蘊，懂了吧？講不講到出來？講給人知道，可以嗎？你可不可以？甚麼？你叫甚麼名字？弊了！文甚麼？不是，靜甚麼？靜蓮，懂不懂講心不相應行法，你不會講錯了。這樣的講法是可以的。你們聽不聽得明白？識蘊就是認識的主體了。

我們那個主要的認識力的，就是甚麼？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小乘就是六識。唯識宗加兩識，末那識、阿賴耶識，都叫做識蘊。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。解釋乙一了。約四句以辨空性了。空有空的性，是嗎？這處就說明空性，空性即是甚麼？兩個解釋，一個解釋是日本人的解釋，見諸葉亞月譯的《心經》，空性者，空的狀態。第二個解釋，圓測法師解釋，空性者用我們空的智，辟除一切執著，所證得到那種狀態。

那個已經不是狀態了，無相又怎會叫做狀態？無相之相，是嗎？無相之相，無形狀的狀態，明白嗎？這個是甚麼？這個即是真如體，照圓測法師解釋，那麼當然圓測法師解釋肯定正確的。有空性了，空性就是無相，是嗎？無相而已，你都要解釋的，是嗎？那麼不能說到底無相的，現在很多人這樣。你一問他為何呢？(他答：)「哪有

得解釋呢？它是無相，怎樣有解釋？」人們怎樣明白？你要勉強用說話來講，縱使你是聲東擊西，你都要聲東擊西就可以。烘雲托月，你都要烘雲來到托月。

這樣，於是，空性的相狀了要解。這個相當相貌解釋，其實空性無相貌的。變了無相之相，這個相就當甚麼解釋？義相了，佛家裏面，時時有義相甚麼，甚麼義，甚麼義，義字當甚麼解釋？當屬性解釋。Quality 是屬性，空的屬性，空的 Quality 是怎樣的？你說它無相，無相都是一種 Quality。是諸法空相，這個空的空性。諸法空性，諸法共同一個空性。諸法空性的相，乙二，是嗎？是不是乙二，阿金(聽眾)？聽眾：是。我加兩個字讓你們容易明白。約六義，約即是依，依著那六個義來到說明空性的 Quality、空性的義相。

聽得明白嗎？哪六義？經文了，這處又分兩段，丙一、丙二。丙一，約六義，正顯，正式顯示出，正式說明這個空性的相。空性即是空性之相，又怎樣？正文了，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」第一個義是「不生」「不滅」，第二義，「不垢」，不會污穢的，第三義。又「不會淨」。不會乾淨的，第四義。「不增」，第五個義相，不會增加。「不減」，亦不會減少，第六個相。這六個義來到說明這個空性的 quality。

世界上那些現象界的事物，每一個現象肯定有生有滅的。地球都有生了，在那個太陽裏，「Fing」(拋)出來的、熱騰騰那堆氣體，那時候，地球便生了。生是心不相應行法。它就不生，為何？這個空性就是甚麼？無始以來的存在，即是等於基督教的那個神，你不能追溯他的最初那一個秒鐘，就是不生。誰人建立這個存在？生的那個？我們不過想當然，它是有最初那一個剎那、那一個秒鐘的，你知道嗎？

所謂秒鐘者是時，時是假法來的，是 occasion 來的，根本就無所謂實的時。既然無實的時，哪有最初那秒鐘？既然無最初秒鐘，就是不生。那你說地球未「Fing」(拋)出來的時候，就是生了。你執著而已。未「Fing」(拋)出來的時候，便是太陽那

團氣體。不過，舊時就未「Fing」(拋)出來，現在就「Fing」(拋)了出來。「Fing」(拋)與未「Fing」(拋)不是連續的，哪裏有生，是嗎？狀態的變化而已，哪算是生呢？那麼你會說太陽怎樣來的？你問天文學家，他們都無得解釋，是嗎？是星雲。星雲又怎樣來？

一樣是無始以來。是這樣的。最後，都是不可究徹的，就是生。有生又有滅，既無有生，何不有滅？滅的 Quality，一叫現象界，現象界又叫做有為法，有為法的事物肯定有生有滅。這個 reality，這個空性。空性的性質，第一就無生，第二就無滅。有為法裏面，有所謂乾淨與有所謂污穢，這個 reality，這個實在，這個真如空性，無所謂污穢，污穢亦是真如；乾淨亦是真如。莊子說甚麼？「道在屎溺，道在瓦礫。」甚麼都是，最污穢的東西都是真如來的。

所以，「不垢亦不淨」。「不增不減」。有為法、現象界裏面，發展到盛的時候，好似股票發展到盛的時候，最高峰，肯定會一滑，滑下來，減，有增有減。你本來是一團粉那樣，一轉眼便長高成了五、六尺高，增了，由這個外形。但是，到你五、六十歲，一直縮了，你的脊骨一直縮，到你九十歲，死的時候，你已經縮了，矮到二、三寸，減了。有增有減。即是甚麼？其實……

-完-